

古文觀止

五



卷五

史記

《史記》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，作者司馬遷。《史記》上起黃帝，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，記載了三千多年的史事。全書凡五十二萬餘言，共一百三十篇，由十二本紀、十表、八書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傳五個部分組成。它不僅是一部史學傑作，也是一部文學名著，其中體現出作者對歷史和社會極其獨特深刻的理解與批判。《史記》『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』，被魯迅譽為『史家之絕唱』、『無韻之《離騷》』，對史學和文學都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。

五帝本紀贊〔一〕史記

太史公曰〔二〕：學者多稱五帝，尚矣〔三〕。然《尚書》獨載堯以來〔四〕，而百家言黃帝〔五〕，其文不雅馴〔六〕，薦紳先生難言之〔七〕。孔子所傳《宰予問五帝德》及《帝系姓》〔八〕，儒者或不傳。余嘗西至空峒〔九〕，北過涿鹿〔一〇〕，東漸於海〔一一〕，南浮江淮矣；至，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、堯、舜之處〔一二〕，風教固殊焉。總之，不離古文者近是〔一三〕。予觀《春秋》、《國語》〔一四〕，其發明《五帝德》、《帝系姓》章矣〔一五〕。顧弟弗深考〔一六〕，其所表見皆不虛〔一七〕。《書》缺有間矣〔一八〕，

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〔一九〕。非好學深思，心知其意，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。余並論次〔二〇〕，擇其言尤雅者，故著爲本紀書首〔二一〕。

【注解】

〔一〕《史記》每篇最後都以「太史公曰」的形式對所記人物事件加以評論，一般稱爲贊。本文即是司馬遷爲《史記》首篇《五帝本紀》作的贊語，列在該篇的末尾。這篇贊語歷述有關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唐堯、虞舜五帝的記載、傳說之紊亂、缺漏情況，表明了《五帝本紀》史料來源和整理五帝史迹的必要性，邏輯清晰，很有說服力。本紀，紀傳體史書中的帝王傳記稱「本紀」。贊，文體名。劉勰《文心雕龍·頌贊》篇曰：「及遷史固書，託贊褒貶。」

〔二〕太史公：司馬遷自稱，司馬遷曾任太史令。

〔三〕尚：久遠。

〔四〕《尚書》：是記錄上古政治文誥和部分古代事迹的書。全書分「虞書」、「夏書」、「商書」、「周書」四部分。「商書」、「周書」較爲可信，「虞書」、「夏書」是東周、戰國時代人根據傳說所編寫。《尚書》第一篇是《堯典》，記載最早的是堯時候的歷史，因此說「獨載堯以來」。

〔五〕百家：即諸子百家。

〔六〕雅馴：正確可信。雅，正確。馴：通「訓」，準則，規範。

〔七〕薦紳先生：即士大夫。薦紳，即縉紳、搢紳，有官職或作過官的人。古時官員上朝時把手裏拿着的笏版插在腰帶上。薦，插。紳，腰帶。先生，長者。

〔八〕《宰予問五帝德》：見《大戴禮記》。《帝系姓》：見《孔子家語》。有些儒者認爲不是聖人之言，不可信，因而不傳授學習。

〔九〕空峒（tóng 同）：山名，也寫作「崆峒」，傳說是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處，在今甘肅省平涼市西。

〔一〇〕涿鹿：山名，在今河北涿州市東南。山邊有涿鹿城，相傳黃帝和虞夏都曾在這裏建都。

〔一一〕漸（jiān 間）：流入。

〔一二〕長（zhǎng 掌）老：年長的人。

〔一三〕古文：指《尚書》、《宰予問五帝德》、《帝系姓》等用上古文字寫成的典籍。

〔一四〕《春秋》：春秋時期魯國的編年體史書。《國語》：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周、魯、齊、晉、鄭、楚、吳、越八國的國別體史書。

〔一五〕發明：闡發，闡述。章：顯著。

〔一六〕顧弟：祇是。弟，通「第」。

〔一七〕表見：記載。見（xiàn 縣）：通「現」。

〔一八〕有間（jiàn 建）：爲時已久。

〔一九〕軼（以意）：通「佚」，散失。

〔二〇〕論次：論定編次。

〔二一〕書首：全書的第一篇。《五帝本紀》是《史記》的第一篇。

項羽本紀贊〔一〕史記

太史公曰：吾聞之周生曰〔二〕，『舜目蓋重瞳子』〔三〕，又聞項羽亦重瞳子。羽豈其苗裔邪〔四〕？何興之暴也〔五〕！夫秦失其政〔六〕，陳涉首難〔七〕，豪傑蜂起，相與並爭，不可勝數。然羽非有尺寸〔八〕，乘勢起隴畝之中〔九〕，三年，遂將五諸侯滅秦〔一〇〕，分裂天下〔一一〕，而封王侯，政由羽出〔一二〕，號為『霸王』，位雖不終，近古以來〔一三〕，未嘗有也。及羽背關懷楚〔一四〕，放逐義帝而自立〔一五〕，怨王侯叛己，難矣。自矜功伐〔一六〕，奮其私智而不師古，謂霸王之業，欲以力征經營天下〔一七〕，五年，卒亡其國，身死東城〔一八〕，尚不覺寤而不自責〔一九〕，過矣〔二〇〕。乃引『天亡我，非用兵之罪也』〔二一〕，豈不謬哉！

【注解】

〔一〕《史記》中的「本紀」記載的是歷代帝王的事跡，將並未完成帝業的項羽列入本紀，是因為在秦亡以後漢興以前的過渡階段中，項羽實際上支配當時的政局，享有帝王一樣的權威，同時也表明瞭司馬遷對項羽的

欣賞態度。司馬遷肯定了項羽繼陳涉之後起兵反秦、推翻了秦王朝的歷史功績，並分析了項羽失敗的原因，批評了他的剛愎自用、殘酷暴虐。項羽，名籍，字羽，下相（今江蘇省宿遷市西）人。秦二世時，陳涉首先發難，項羽跟從叔父項梁起義兵，鉅鹿之戰中大破秦軍，率領五國諸侯入關滅秦，分封王侯，自稱「西楚霸王」。後為劉邦所敗，困於垓下，在烏江自殺。

〔二〕周生：姓周的儒生。

〔三〕蓋：表示推測、判斷，大概。重瞳（*chóng tóng* 童）子：雙瞳仁。後人認為重瞳為帝王之相。

〔四〕苗裔（*yì* 意）：後代子孫。

〔五〕興（*xīng* 星）：興起。暴：突然。

〔六〕失其政：政治混亂。

〔七〕陳涉：即陳勝，字涉，秦末農民起義領袖。首難：首先起來發難。前二〇九年，陳勝與吳廣在大澤鄉率九百戍卒揭竿起義，成為反秦義軍的先驅。

〔八〕非有尺寸：謂沒有一尺一寸的封地。

〔九〕隴畝：田野。這裏指民間。

〔一〇〕將（*jiāng* 匠）：率領。五諸侯：指原來的齊、趙、韓、魏、燕五國。項羽屬楚，合為六國起義軍隊。

〔一一〕分裂：分封。

〔一二〕政：政令。

〔一三〕近古：指春秋、戰國以來的時代。

〔一四〕背關懷楚：放棄關中，懷念楚地。指項羽放棄秦地，自立為西楚霸王，東歸建都彭城（今江蘇徐州市）。

〔一五〕義帝：即楚懷王之孫熊心，項梁立為楚懷王。項羽尊其為義帝，後將其遷都湖南郴州市，並暗地派人在途中將其殺害。

〔一六〕矜（jīn 今）：夸耀。伐：功勞。

〔一七〕力征：武力征伐。經營：整頓，統治。

〔一八〕東城：在今安徽省定遠縣東南。項羽自垓下突圍後，逃往東城，再向南至烏江邊自刎而死。這裏說「身死東城」，是泛指那個地區。

〔一九〕寤：通「悟」。

〔二〇〕過：錯。

〔二一〕引：援引，據為理由。這裏是藉口、推託的意思。天亡我：天要滅亡我。這兩句是項羽自殺前說的話。

秦楚之際月表〔一〕史記

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〔三〕：初作難〔三〕，發於陳涉；虐戾滅秦〔四〕，自項氏〔五〕。撥亂誅暴，平定海內，卒踐帝祚〔六〕，成於漢家〔七〕。五年之間〔八〕，號令三嬗〔九〕，自生民以來，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〔一〇〕。

昔虞、夏之興〔一一〕，積善累功數十年，德洽百姓〔一二〕，攝行政事〔一三〕，考之於天〔一四〕，然後在位。湯、武之王，乃由契、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〔一五〕，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〔一六〕，猶以爲未可，其後乃放弑〔一七〕。秦起襄公〔一八〕，章於文、繆〔一九〕，獻、孝之後〔二〇〕，稍以蠶食六國〔二一〕，百有餘載，至始皇乃能併冠帶之倫〔二二〕。以德若彼〔二三〕，用力如此〔二四〕，蓋一統若斯之難也。

秦既稱帝，患兵革不休，以有諸侯也，於是無尺土之封〔二五〕，墮壞名城〔二六〕，銷鋒鏑〔二七〕，鉏豪傑〔二八〕，維萬世之安〔二九〕。然王迹之興，起於閭巷〔三〇〕，合從討伐〔三一〕，軼於三代〔三二〕，鄉秦之禁〔三三〕，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〔三四〕。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，安在無土不王〔三五〕？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〔三六〕？豈非天哉！豈非天哉！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！

【注解】

〔一〕本文是在《秦楚之際月表》前面所寫的序言。這篇序言概括了秦楚之際三次政權的變更：即陳涉發難、

項羽滅秦、劉邦稱帝，回顧了古代賢君統一天下的艱難歷程，分析了漢高祖最終成就帝業的原因，結論有獨到之處。秦，指秦二世胡亥。楚，指西楚霸王項羽。表，是《史記》創立的一種體例，以表格的形式來表述歷史人物和歷史事實。《史記》中的表一般為年表，因秦楚之際天下未定，變化很快，就採取按月記述，把當時發生的大事列為月表。

〔二〕秦楚之際：指秦楚之際的歷史記載。

〔三〕作難：起事，發難。

〔四〕虐戾（ㄩˋ立）：殘暴。指項羽用武力滅秦並誅殺秦王子嬰。

〔五〕項氏：即項羽。

〔六〕卒：最終。踐：登上。帝祚（ㄓㄨˋ坐）：帝位。

〔七〕漢家：指漢高祖劉邦。

〔八〕五年之間：指前二〇九年陳涉起義稱王到前二〇五年項羽殺義帝熊心，前後共五年。

〔九〕號令三嬗：發號施令者變換了三次。指陳涉、西楚霸王項羽、漢高祖劉邦。嬗（shàn 善），變，變更。

〔一〇〕受命：接受天命，改朝換代。亟（ㄓˋ及）：急促。

〔一一〕虞舜。夏禹。都是傳說中的遠古帝王。

〔一二〕洽（qià 恰）：潤澤。

〔一三〕攝：代理。

〔一四〕考之於天：接受上天的考驗。考，驗證，考驗。

〔一五〕契（*xie* 謝）：商始祖，帝嚳之子，堯時任司徒，掌管教化。后稷：周始祖，曾為虞舜、夏禹時的農官。十餘世：契傳十四世至商湯，后稷傳十五世至周武王，故云十餘世。

〔一六〕不期：沒有約定。孟津：古黃河津渡名，在今河南省孟津縣東北。相傳周武王伐紂，曾在這裏會集八百諸侯。

〔一七〕放弑：指商湯流放夏桀，周武王伐紂事。

〔一八〕襄公：秦襄公，秦國的開國之君，因護送周平王東遷洛邑有功，被封為諸侯。前七七七年至前七六六年在位。

〔一九〕章：顯著，顯赫。文：秦文公，前七六五年至前七一六年在位。繆（*mu* 木）：即秦穆公。繆，同「穆」。到了秦文公、秦穆公時，秦國日益強大，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。

〔二〇〕獻、孝：秦獻公和秦孝公。戰國時期秦國兩個國君。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，秦國國力日強。

〔二一〕稍：逐漸。蠶食：像蠶吃桑葉般慢慢地吞併。六國：指戰國時期與秦並立的六個大國——齊、楚、燕、韓、趙、魏。

〔二二〕始皇：秦始皇嬴政，前二四六年至前二二一年為秦王，前二二一年至前二一〇年為始皇帝。併：

兼併。冠帶之倫：戴冠束帶之流，這裏指六國諸侯。

〔二三〕以德：以德行感召天下。彼：指前文的虞、夏、商、周。

〔二四〕用力：用武力奪取天下。此：指秦。

〔二五〕無尺土之封：秦統一後，廢除分封制，實行郡縣制，沒有對功臣做過尺寸土地的封賞。

〔二六〕墮(huī 灰)：通「隳」，毀壞。

〔二七〕銷：銷燬。鋒鏑(īp 敵)：指各類武器。鋒，刀刃。鏑，箭頭。

〔二八〕鉏(chú 除)：通「鋤」，鏟除。

〔二九〕維：通「惟」，考慮，計度。

〔三〇〕閭巷：里巷，指民間。

〔三一〕合從(zòng 縱)：即「合縱」，本指戰國後期齊、楚、燕、韓、趙、魏六國聯合抗秦的策略。這裏表示聯合。從，通「縱」。

〔三二〕軼(yì 意)：超過。三代：謂夏、商、周。

〔三三〕鄉：通「向」，從前。禁：指秦朝的各種禁令。

〔三四〕適：正好，恰好。資：幫助。賢者：指漢高祖劉邦。

〔三五〕無土不王：當時流傳的古語，意為沒有封地，就不能成為帝王。

〔三六〕傳 (zhuan 撰) : 古代書籍記載。

高祖功臣侯年表〔一〕史記

太史公曰：古者人臣功有五品〔三〕，以德立宗廟、定社稷曰勳〔三〕，以言曰勞〔四〕，用力曰功〔五〕，明其等曰伐〔六〕，積日曰閱〔七〕。封爵之誓曰〔八〕：『使河如帶〔九〕，泰山若厲〔一〇〕，國以永寧〔一一〕，爰及苗裔〔一二〕。』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，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〔一三〕。

余讀高祖侯功臣〔一四〕，察其首封，所以失之者，曰：異哉所聞！《書》曰『協和萬國〔一五〕』，遷於夏、商，或數千歲。蓋周封八百，幽、厲之後〔一六〕，見於《春秋》〔一七〕。《尚書》有唐虞之侯伯〔一八〕，歷三代千有餘載，自全以蕃衛天子〔一九〕，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〔二〇〕？漢興，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〔二一〕。天下初定，故大城名都散亡，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，是以大侯不過萬家，小者五六百戶。後數世，民咸歸鄉里，戶益息〔二二〕，蕭、曹、絳、灌之屬或至四萬〔二三〕，小侯自倍，富厚如之。子孫驕溢〔二四〕，忘其先，淫嬖〔二五〕。至太初〔二六〕，百年之間，見侯五〔二七〕，餘皆坐法隕命亡國，耗矣〔二八〕。罔亦少密焉〔二九〕，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〔三〇〕。

居今之世，志古之道〔三一〕，所以自鏡也〔三二〕，未必盡同。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，要以成功爲統紀〔三三〕，豈可緝乎〔三四〕？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，亦當世得失之林也〔三五〕，何必舊

聞？於是謹其始終，表見其文〔三六〕，頗有所不盡本末〔三七〕，著其明，疑者闕之〔三八〕。後有君子，欲推而列之，得以覽焉。

【注解】

〔一〕漢代建立之後，漢高祖大封功臣，但所封侯伯很快都衰微了。司馬遷編了高祖功臣封侯者年表，記載他們的始終。本文是年表的序言，分析了古代受封者享國久遠、漢代功臣及其後代大多被誅、被廢的原因。

〔二〕五品：五個等級。即下文所說的勳、勞、功、伐、閔。品，等級。

〔三〕宗廟：古代帝王、諸侯等祭祀祖宗的廟宇，這裏指帝業。社稷：土神和穀神，是國家的象徵。

〔四〕言：言論，這裏指提意見，出謀劃策。

〔五〕力：指用武力征戰。

〔六〕明其等：彰顯其功勞的等級。伐：功績，也寫作「閔」。

〔七〕積日：任職時間的積累，資歷的長短。

〔八〕封爵之誓：漢高祖封侯時有約誓，欲使功臣所得爵位世代相傳。誓詞以丹色刻寫在鐵券上，即丹書鐵券。

〔九〕使：假使。河：黃河。帶：衣帶。

〔一〇〕厲：通「礪」，磨刀石。

〔一一〕國：王侯的封國。

〔一二〕爰 (yuàn 元)：乃。苗裔 (yì 意)：後代子孫。

〔一三〕枝葉：喻指所封功臣的後代子孫。稍：逐漸。陵夷：衰落。

〔一四〕侯：作動詞，封賞。

〔一五〕協和萬國：見於《尚書·堯典》，原文作「協和萬邦」，漢代避劉邦諱，「邦」改作「國」。意思是說堯使各個邦國和睦相處。

〔一六〕幽、厲：周幽王和周厲王，都是西周的暴君。

〔一七〕《春秋》：春秋時期魯國官修的編年體史書。

〔一八〕侯伯：古代爵位分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，侯、伯分別為第二等和第三等。

〔一九〕自全：自我保全。蕃衛：屏衛。蕃，通「藩」，屏障。

〔二〇〕篤 (dù 賭)：忠實。上法：天子的法令。

〔二一〕百有餘人：據表中所列，高祖功臣侯者一百三十七人，另有王子四人，外戚二人，共一百四十三人。

〔二二〕息：繁育。

〔二三〕蕭：蕭何，封酈侯。曹：曹參，封平陽侯。絳：周勃，封絳侯。灌：灌嬰，封穎陰侯。

〔二四〕溢：過度。

〔二五〕淫嬖(hi 必)：淫亂邪惡。

〔二六〕太初：漢武帝年號，前一〇四年至前一〇一年。

〔二七〕見(xian 縣)侯五：指漢武帝時仍襲侯爵的祇有五人，分別為平陽侯曹宗、曲周侯酈終根、埤山侯仁、戴侯秘蒙、谷陵侯馮偃。見，通「現」，現存的。

〔二八〕耗(hao 浩)：同「耗」，盡、無。

〔二九〕罔：通「網」，法網。少：稍略，略微。

〔三〇〕兢兢：小心謹慎的樣子。

〔三一〕志：記。

〔三二〕鏡：借鑒。

〔三三〕統紀：準則綱紀。

〔三四〕緼(gun 滾)：縫合。

〔三五〕林：匯集。

〔三六〕表見：用表格的形式反映。

〔三七〕本末：事情的始終、本末。

〔三八〕闕：通「缺」，空缺。

孔子世家贊〔一〕史記

太史公曰：《詩》有之：『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』雖不能至，然心鄉往之〔三〕。余讀孔氏書〔四〕，想見其為人。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〔五〕，諸生以時習禮其家〔六〕，余低回留之〔七〕，不能去云。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，當時則榮，沒則已焉〔八〕。孔子布衣〔九〕，傳十餘世，學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國言六藝者〔一〇〕，折中於夫子〔一一〕，可謂至聖矣。

【注解】

〔一〕本文是《孔子世家》篇後的贊語，文中洋溢着司馬遷對孔子的無限敬仰之情。世家，《史記》的五種體例之一，主要記載世襲封國諸侯的事跡。孔子雖非諸侯，但司馬遷出於對他的崇敬和向往，將其列入「世家」。

〔二〕「高山」二句：出自《詩經·小雅·車輦（xix 俠）》。仰，仰望，這裏是仰慕、敬仰的意思。止，句末語氣助詞，無意義。景行（Jing 杭），大道。這裏喻指高尚的品德。行，這裏是做法的意思。

〔三〕鄉：通「向」。

〔四〕孔氏：即孔子。

〔五〕適：往。

〔六〕以時：按時。

〔七〕低回：徘徊，依依不捨。